羣書治要

群書治要卷第六

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下

昭公

元年、楚公子圍會于虢、虢鄭邑也、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晉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也、祁午祁奚子也、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恐楚復得志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然、宋之盟

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駕、猶陵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爲蔉、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言耕鋤不以水旱息、必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僭、不信、賊、害人、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也、

三年、齊侯使晏嬰於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

向曰、齊其何如、問興衰也、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之也、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以上、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也、言刖多也、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人罷弊、而宫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爲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也、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

讒鼎之銘、讒鼎名、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況日不悛、悛、改也、其能久乎、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也、囂、聲、塵、土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也、塏、燥也、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也、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

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四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爲君也、吾又誰與爭、公曰、晉

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也、有是三者、何向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岱華衡常、三塗陽城太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

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僖二十五年、衛滅邢、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殞、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子合諸侯于申、椒擧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子、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

之命、亳、卽偃師、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晉文有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也、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十三年、楚弑其君、）

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揖讓之禮、）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及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羈、莊公元孫、）奸大國之盟、凌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

年莒亂而取鄲、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三家、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終始也、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爲急、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刖足使守門也、以羊舌肸爲司宮、加宮刑也、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晉無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在成十六年、）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爲備、）誰其重此、（言怨重也、）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

麇至、麇、群也、求婚而薦女、薦、進、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薳啓彊、厚爲韓子禮、

六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法豫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閑、防也、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勸從教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聳懼也、教之以務、時所急也、使之以和、悅以使民、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施之於事爲莅、斷之以剛、義斷恩也、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也、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也、弗可爲矣、爲治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

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言文王以德爲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文王作儀法、爲天下所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爲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

多制、數改法也、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晉韓宣子之適楚、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境、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僻我衷、僻邪衷正、若何效僻、書曰、聖作則、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爲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僻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悅乃逆、
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王旌游至於軫、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

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章華宮、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供神也、今有司曰、汝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也、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也、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

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爲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也、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爲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也、遂舍之、赦無宇也、

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

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謂有精神憑依石而言也、不然民聽濫、濫、失也、抑臣又聞之、抑、疑辭也、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雕、傷也、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

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蒙、欺也、可用也、而亦賀之、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九年、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閻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也、桓伯、周大夫、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也、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也、故

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也、瓜州、今敦煌也、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公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逼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畜牧也、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文言

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恭、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悅、使趙成如周、致閻田反賴俘、

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人子來、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勦、勞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僕析父從、楚大

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夕、暮見也、王見語曰、今吾使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今周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也、昆吾嘗居許、故曰舊許是宅也、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何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也、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乎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斷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也王曰是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也祈父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篡弒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也、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豈其辱於乾谿、

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季氏費邑宰也、南

蒯以費叛、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乎、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吾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也、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舊無衛字補之

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十八年、火始昏見、火、心星也、梓愼曰、七日其火作乎、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

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也、遂不與、亦不復火、

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楚子為舟師以伐濮、濮、南夷也、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僻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太子、城父、今襄城城父縣、以通北方、王收南

方、是得天下、王說從之、故太子建居于城父、

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也、國人請爲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覿、見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我、乃止也、言子産之智、

二十年、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于讒、王執伍奢、恐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

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太子冤、故遣令去、太子建走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才、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

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逮、自以智不及員、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父不可棄、俱去爲棄父也、名不可廢、俱死爲廢名、爾其勉之、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患、不得早食、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也、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也、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

求於作媿於之

事鬼神也。嬰聞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悅、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

於祝史、子稱是語也、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也、]上下無怨、動無違事、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與受國福也、]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斬刈民力、暴虐淫縱、肆行非度、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爲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

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布常無藝、藝、法制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於市、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爲敎令於邊鄙也、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爲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耶、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悅、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濟、益也、泄、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君所

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奸、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鄭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經者、道之常也、）地之義、（義者、利之宜也、）民之行、（行者、人所履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

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氣爲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也、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

錯居以相成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禳除、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翼翼、恭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

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爲、無能補也、公悅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詩、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

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祿也、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敎、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二十七年、楚左尹郤宛直而和、國人悅之、以直事君、以和接類、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

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自殺、國人弗爇、令尹炮之、（炮、燔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晉陳及其子弟、（皆郤氏黨、）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

朱、在二十一年、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恭儉、有過成莊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吳新有君、光新立、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智者除讒以自安、今子愛讒以自危、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

言乃止、

二十八年、晉魏獻子爲政、魏舒也、以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擧之、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遠疎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濫心、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

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今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爲忠也、曰、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

二人、魏子屬大夫、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諸、退朝待於庭、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饑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爲君子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言魏氏所以興、

定公

四年、鄭子大叔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無復怒、復、重也、無謀非德、非所謀、無犯非義、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也、

吳子伐楚、陳于柏舉、敗之、五戰及郢、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

之子鬭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也、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言仲山甫不避彊凌弱也、違彊凌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殺君、罪應滅宗、動無令名、非智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卽安、立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師乃出、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初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臼水、藍尹亹涉其帑、亹、楚大夫、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定也、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王賞鬬辛、王孫由于、申包胥、鬬懷、皆從王有大功、子西曰、請舍

懷也、以初謀殺王故、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也、申包胥曰、吾爲君也、非爲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爲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

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之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言竹刑也、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棄不責其邪惡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決訟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

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哀公

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

長冠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弗聽、退而告人曰、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爲汙池、

二十二年、越入吳、越及吳平、吳之入楚、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無田者、從黨而立、逢滑當公而進、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也、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爲吳所勝也、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

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驚動、）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也、）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舊怨、（言吳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也、）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選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灾癘、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遍、)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甘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疲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易、猶反、)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也、)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六年、楚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爲當王身、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禜、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十一年、吳子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

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也、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病、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欲以避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屬鏤、劍名、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不公答、而

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
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丘、十六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
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
苟而行之、又何訪焉、
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子路信誠、故欲得與相要誓、而不須盟也、使子路、子路辭、季
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
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

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濟成也、

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荆哀公庶子、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宗人禮官、對曰、無之、公怒曰、汝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武公敖也、孝惠娶於商、孝公稱惠公弗皇也、商宋、自桓以下娶於齊、桓公始娶文姜、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公也、

則祭所先作食者則祭先

粱士飲酒不樂、皆自爲敗損、憂民也、禮食則祭所先、不祭肺則不殺、除、治也、縣、樂器、鐘磬之屬也、

檀弓

知悼子卒、未葬、悼子、晉大夫、荀盈也、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歷階而升堂、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皆罰爵、平公呼而進之、曰、蕢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擧樂、所以自戒懼也、知悼子之喪在堂、未葬、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言大夫喪、

（重於疾日）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詔、告也、太師、典司奏樂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言調貪酒食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防、禁放溢者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聞義則服、）杜蕢洗爵而揚觶、（舉爵於君、）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

子貢作子路

而聽之、怪其哀甚也、使子貢問之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之父曰舅、夫子曰、何爲不去、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也、介夫、甲冑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子罕、樂喜也、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覘、窺覘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知微、

王制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謂考其德行道藝也、論辨然後使

之、[辯謂考問得其定也、]任事然後爵之、[爵謂正其秩次、]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必共之者、所以審愼之、]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昆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

以樂、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擧樂以食也、

月令

孟春之月、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謂三公相王之事者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上帝、太微之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禁止伐木、盛德所在、毋覆巢、毋殺孩

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爲傷萌幼之類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妨農之始也掩骼埋胔、爲死氣逆生氣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也不可稱兵、稱兵必有天殃、逆生氣也、

仲春之月、養幼少、存諸孤、助生氣也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順陽氣也、省減也、肆謂死刑暴尸、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順陽養物、

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振猶救也、開府庫、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聘問也、名士不仕者、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脩利

無帥字

提坊、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鄣塞、所以除水潦便民事爲也、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無出九門、逆天時也、天子九門也、命野虞、毋伐桑柘、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后妃齋戒、親帥東向躬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以勸蠶事、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向者向時氣、無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命工師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咸皆也、於百工皆治理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戒之以此二事、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功不善也、淫巧謂僞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

孟夏之月、無起土功、毋發大衆、為妨蠶農之事、命野虞勞農、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急趣農事、

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原、能興雲雨者也、雩帝、謂雩五精之帝也、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

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為其未堅韌也、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發令而待、謂出繇役之令以豫驚民、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也、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也、水潦盛昌、舉大事則

有天殃、孟秋之月、乃命將帥、選士厲兵、命大理審斷刑、命百官完堤坊、謹壅塞、以備水潦、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爲禦冬之備也、乃勸民種麥、毋或失時、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也、季秋之月、命冢宰、舉五穀之要、定其租稅簿、藏帝籍之收於神倉、霜始降、百工咸休、寒而膠漆作不堅好、孟冬之月、賞死事、恤孤寡、死事、謂以國事死也、命百官、謹

上祀作祠

蓋藏、謂府庫囷倉也、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祀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勞農以休息之、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

仲冬之月、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

季冬之月、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命田官告

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也、

文王世子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起、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小臣之屬、掌外內之通令者、御、如今小吏直日也、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

履、節謂居處故事也、履蹈地也、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

必在視寒煖之節、在察也、食下、問所膳、膳所食也、然後

退、武王帥而行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

帶而養、言常在側、文王壹飯、亦壹飯、文王再飯、亦再

飯、欲知氣力箴藥所勝、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

脩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

外、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太傅審

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爲之行其禮也、少傅奉世子、以

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爲之說其義也、太傅在前、少

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是以教諭而德成也、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愼其身者、謹安護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以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之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

其齒於學之謂也、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知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然而衆知長幼之節、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學、敎也、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

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而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觀、闕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

養、無匱乏者、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是謂大同、同猶和平、今大道既隱、隱猶去也、天下爲家、傳位於子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亂賊繁多、爲此以服之、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兵由此起、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其弊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由用也、能用禮義成治者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

曰、夫禮者、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聖人以禮示之、天下國家可得而正、民知禮、則易教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所以治政安君、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治者、去瑕穢、養精華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存是去非類也、本仁以聚之、合其所盛、播樂以安之、感動使之堅固、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無以入之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不種也、嘉穀無由

生也、為義而不講以學、猶種而不耨也、苗不殖、草不除、講之以學而不合以仁、猶耨而不穫也、無以知收之豐荒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以樂、猶穫而不食也、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不肥也、功不見也、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故無水旱昆蟲

之灾、民無凶飢妖孽之疾、言大順之符、陰陽和也、昆蟲之灾、螟螽之屬也、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藪草也、沼、池也、則是無故、非有他故使之然、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而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釋、猶去也、回、邪僻也、質、猶性也、

傷作易

措、猶置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二者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也、或柔韌於外、或和澤於內、以此不變傷人之得禮亦猶然、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懷、歸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言必外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其地所生也、是故昔

者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作大事、必順天時、大事、祭祀也、為朝夕必放於日月、日出東方、月生西方也、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天高、因高者以事之、因地事地、地下、因下者以事之、因名山升中于天、名、猶大也、升、猶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格、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五行

木爲雨、金爲暘、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是故先王制禮也以節事、動反本也、脩樂以導志、勸之善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亂國禮慢而樂淫也、

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咸、皆也、緌、纓之飾也、端、端、士服也、庶人深衣也、紳、大帶也、左右佩用、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

孝悅則復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撻擊也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曾子曰孝子之養老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玉藻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自貶損也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故謂祭祀之時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

也踐當爲翦聲之誤翦猶殺也

大傳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有五民不得與焉且先言未遑餘事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功功臣也存察也察有仁愛者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五者一物紕繆民不得其死物猶事也紕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也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謂此五事也是故人道親親言先有恩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

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收族、序以昭穆也、嚴、猶尊也、百志、人之志意所欲也、刑、猶成也、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此之謂也、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樂之無厭、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其性也、感於物而後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

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音聲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怠懘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淸者卑、怠懘、弊敗不和之貌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荒、猶散也、陂、傾也、）鄭衞之

音，亂世之音，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禽獸知此爲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八音並作克諧曰樂。）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者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樂之隆，非極音；食饗

甚無先王至禮樂六字補之

之禮、非致味、隆、猶盛、極、猶窮、是故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教之使知好惡、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言為作法度、以過其欲也、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男二十而冠、女許嫁而笄、成人之禮也、射、大射、鄉、鄉飲酒也、食、食禮、饗、饗禮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由中出、和在心也、禮自外作、敬在貌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簡、

（若於清廟大饗然也）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至、猶達行）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言順天地之氣與其數也）和故百物不失、（不失性也）節故祀天祭地、（成萬物有功報焉也）明則有禮樂、（教人者也）幽則有鬼神、（助天地成物者也）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功主於王業、治主於教民）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言其有損益也）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官、猶事也、各得其事）地氣上躋、天氣下降、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所以綴淫也、綴、猶止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大事、謂死喪也、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密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

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遂、猶成也、慝、穢也、感、動也、滅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唱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成象、謂人樂習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

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智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術、猶道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格祖考也、著、猶成也、〕故樂行而倫淸、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對曰、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相近而不同、鏗鏘之類皆爲音、應律乃爲樂、文公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綱紀、綱紀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四者淫於色、而害於德、是

以祭祀弗用也、言四留出此溺音也、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民從君之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樂由中出、故治心也、致禮以治躬、禮自外作、故治身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鄙詐入之、謂利欲生也、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易、輕易也、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則和、禮極則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

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祭法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農能殖百穀、夏后氏之衰、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堯能賞均刑法、舜能勤衆事、鯀鄣洪水、禹能脩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灾、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祀典、謂祭禮也、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而念親、則以此祭之也、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爲感時念親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

齋者、見其所爲齋、思之熟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享、猶祭也、饗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謂祭之能使之饗之也、帝、天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也、貴貴也、貴老也、敬長也、慈幼也、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貴、爲其近

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言治國有家道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遂、猶成也、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敷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勞、猶功、思

己作已

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思慈愛忘勞、思父母之慈愛己、而自忘己之勞苦、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無怨、無怨於父母之心也、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順而諫之、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喻貧困猶不取惡人之物以事已親、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曰、吾聞諸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

全矣、故君子頃步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弗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徑、步邪、趨疾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是故天子巡狩、諸侯待見于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問其國君、以百年者所在、而往見之、

及作反

無上見字

祭統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有五經、謂吉凶賓軍嘉也、莫重於祭、謂以吉禮爲首也夫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必身行之、言恕己乃行之、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

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教由孝順生、祭而不敬、何以為也、

經解

天子者、與天地參焉、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響、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道猶

在作存

言也

發號出令而民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在於禮也、夫禮之於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衡、稱也、縣、錘也、陳、設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

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鬬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

正作止

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背叛侵陵之敗起矣、哲、謂不至不答之屬、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正邪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氂、謬以千里、此之謂也、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仲尼燕居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

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喪紀失其哀、政事失其施、凡衆之動失其宜、

中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性者生之質也、命者人所稟受、率、循、循性行之、是曰道、脩、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須臾離之、惡乎從、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

緒上有之字

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愼其獨者、愼其閒居之所爲也、小人於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爲不見覩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若有佔聽之者、是爲顯見、甚於衆人之中爲之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故人罕能久行之者、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纘繼也、緒業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表記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功者、人所貪、過者、人所避、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爲善、言其餘行、或時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

言行亦由禮出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焉、則不問其所舍、皆避有其言而無其實也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也、

緇衣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也、子曰、夫民敎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敎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格、來也、遯、逃也、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背、恭以莅之、則民有遜心、莅、臨也、遜、猶順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也、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甚者、甚於君也、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從君、如影之逐表、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

盡仁、言百姓傚爲仁、非本性能仁也、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言言出彌大也、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綍引棺索也、故大人不唱游言、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弗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禁猶謹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弊、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稽猶考也、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話善言也、子曰、爲上可

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也、子曰、大臣不可以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以不慎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敎煩、由信賤者也、賤者無壹德也、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

大學

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言民化君行也、君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背、所惡於上、無以使

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言治民之道無他、取於己而已、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烖必逮夫身、拂猶佹、逮及也、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

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婚、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鄉射、此禮之大體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敎、故外和而國治也、故曰、天子聽男敎、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

聽外治后聽內治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也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讁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讁見于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讁之言責也蕩蕩滌去穢惡也

射義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

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言別尊卑老稚、乃後射以觀德行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也、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其節、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也、貍首亡也、是

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射也、男子生而有射事、長學禮樂以飾之、）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觀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

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大射、謂將祭擇士之射也、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故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後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羣書治要卷第七